

他曾两度被抓入狱，却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；他曾四次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络，却还执着寻找；他是有功之臣，却在建国初期含冤入狱，其人生最后的三分之一时光，几乎都是在狱中或劳改场中度过的。即使这样，他依然无怨无悔于党、国家和人民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他就是被誉为“红色福尔摩斯”的布鲁。

100年前，布鲁出生在琼海博鳌的东屿岛上；17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他先后转战海南、东南亚和内地多个地区从事革命工作，出生入死，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。到陕甘宁边区后，侦破数起大案，包括震动整个延安的“军统特务案”，一举抓获潜伏在延安各地的56名国民党军统特务，毛泽东同志对此大加赞扬“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，延安要多几个布鲁就好了”，他还及时侦察出军统特务伺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。

海南日报记者根据布鲁同事、家人、亲朋的追忆，以及长篇纪实文学《红色福尔摩斯——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》一书的介绍，在布鲁诞辰100周年之际，讲述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侦察员和公安战士的传奇人生。



被誉为“红色福尔摩斯”的布鲁



早年拍摄的布鲁在博鳌东屿岛的故居

## 早期潜伏白区无孔不入 铆钉布鲁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张玉洁

在纪念布鲁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有一位老人编纂了一部书，名为《独特英雄》。该书的主人翁正是布鲁。

这位老人名叫贾延岩，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退休干部，原籍河北，现居海口，1947年生于延安，他的名字里就含有“延安”和“红岩”的字眼。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之所以要编这样一本书，首先是因为自己非常钦佩布鲁其人，再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莱茵在延安时曾与布鲁的妻子吕璜同窗和共事。因而，通过吕璜，贾延岩先后找到了10多位曾经接触过布鲁的知情人士，于是，零碎的历史事件慢慢地得到恢复和还原。

“布鲁”是卢茂焕在南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，这个名字的读音在马来语中是“铆钉”的意思。顾名思义，这也应该是布鲁的毅力和意志的体现，在他一生的革命斗争中，哪怕常常陷入困境，他都时刻表现出其无孔不入，无坚不摧的“铆钉精神”。

### 渔家孩子 投身革命

布鲁家人保存的家庭文献显示：他出生在农历戊申年的十二月十八，海南日报记者查找了万年历，得知其新历的生日是1909年1月9日，这一年距离清王朝灭亡只剩下2年时间。

原名卢茂焕的布鲁，是琼海一个渔民之家的长男，其上有1个姐姐，其下还有3个弟弟和3个妹妹。他在家乡的双庙小学读书时，海南革命先驱王文明曾是学校的校长。王文明对出身贫苦，但学业优异而且机智勇敢的卢茂焕十分赏识，并送他一些革命书籍和报刊，使卢茂焕很早就受到五四运动启蒙思想的熏陶。

1923年夏天，卢茂焕小学毕业后，来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了一段时间学徒，不久便当上了技术娴熟的钳工。当时，琼崖地区的共产党在海口组织工人运动，卢茂焕不但参加了工人夜校学习，还积极参与了革命活动。1926年4月，卢茂焕重逢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的老师王文明；5月，在王文明等人的介绍下，17岁的卢茂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活跃的职业革命者。

在海口，卢茂焕的身份是夜校教师，负责书写、刻印和散发革命刊物和传单，组织民众游行等。1927年，国民党发动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后，卢茂焕于4月23日被国民党军警抓捕，但他守口如瓶，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。1个月后，他被亲戚保释出狱。

出狱后，卢茂焕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海口，回到自己的家

乡琼海。当时，在王文明的领导下成立了针对大屠杀的“讨逆军”，卢茂焕担任了手枪班班长的职务，承担保卫、侦察和除奸工作。不久，“讨逆军”改名为“琼崖工农红军”，卢茂焕被任命为红军排长，后因立功被提升为副连长。由于当时军中缺乏弹药，琼崖党组织便让卢茂焕发挥有文化和擅长机械加工的专长，委派他创办了机械军工厂。

### 南洋除奸 痛失左手

1928年11月，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，主力部队不得不退入中部山区。卢茂焕与队伍失散后，一度避难家中，不料被叛徒出卖，国民党军队追查到他家时，他又机智地逃脱，但2个妹妹被抓走，关了2个多月才得以取保释放。

于是，卢茂焕被迫逃往海外，据当时一起逃到南洋的革命同志卢业荣的儿子卢望（81岁，省农业厅退休干部）讲述：当时他们是乘坐小帆船出逃的，在海上漂泊了几天后，才被搭救上了一艘驶往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轮船。

在苏门答腊，卢茂焕找到了在当地开小咖啡馆的舅舅冯生茂，他一边在咖啡馆打工，一边在华侨中学学习文化课和英语，并利用咖啡馆联络聚会的便利条件，逐渐联系上了七八个大革命失败后，从海南逃亡过来的革命战友。他们自发组织了党支部，在巨港码头举办工人夜校，宣传革命思想。

1929年春，卢茂焕终于跟马来亚共产党取得联系，“巨港特别支部”获准成立，他成为支部书记。1年后，卢茂焕被调到雅加达的马共中央，担任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，负责保卫、营救和除奸工作。为了防备叛徒出卖，卢茂焕决意改名为“布鲁”，而且一用就是16年，直到1946年他离开延安时，才又化名“陈泊”。

1931年初，马共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被捕叛变，出卖了上百名革命同志，并带领警察四处抓共产党人，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。此时，布鲁接到马共中央的指令，参与



刺杀李锦标的行动。布鲁等人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炸死在酒店，不幸在检查炸弹时，炸弹突然爆炸，他的脸部和左眼被炸伤，左手手掌被炸掉，人也不省人事。

待他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，当地警察在他苏醒后即在病房里进行审讯。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，要求警察查清作案人，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。案件拖了将近一年没有结果，1932年初，布鲁被马来亚英国当局冠以“危险分子”的名义，押送出境，前往香港。

### 四度找党 坚守上海

在香港停留不久，布鲁便按当地一位马共中央同志的安排，动身前往厦门与党组织接头。由于当时厦门的党组织被叛徒出卖，也遭到严重破坏，布鲁并不放弃，历经艰险之后又联系上了组织。

在厦门短期工作之后，布鲁又被党组织介绍到上海工作，然而，当时正是中共在上海地下活动极其困难的时期，也是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，人员一度失去联络的时候。一些领导干部，包括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都叛变了革命。1932年夏天，刚到上海的布鲁孤身一人，露宿上海街头，利用左手的残疾，冒充国民党伤兵，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充饥。但是，布鲁一直没有放弃对党组织的寻找，更没有放弃革命，后来终于接上了党组织关系。

《独特英雄》一书的编者贾延岩总结道：“这是继1928年在海南岛、苏门答腊岛和1932年初在厦门，三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，布鲁第四次成功找到党组织。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一般人也许早就放弃了，但布鲁始终没有，可见作为一个伤残人员，他有着非凡的意志力。”

在上海，布鲁先是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，后来又到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、上海海员工会担任党委书记；他亲自刻印革命宣传资料，创办工人夜校，组织工人运动，积极地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。

卢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：“我曾经听父亲讲过，布鲁虽然没有了左手手掌，却从未放弃使用左臂，而是自己琢磨出专门的训练技巧，强化左臂的力量，并多次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，巧妙地用左臂克敌或防卫。”

在这般艰苦卓绝的条件下，布鲁和同事们一道，坚守上海革命阵地，一晃，又是4年过去了。

1936年下半年，布鲁被安排到西安工作，年底又前往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。

琼海老人卢望在讲述他所了解的布鲁。

贾延岩在讲述“红色福尔摩斯”布鲁的往事。